

今日世界艺术

齐特曼

邢啸声 编



嶺南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齐特曼 / 邢啸声编. —广州: 岭南美术出版社,
2005.1

(今日世界艺术)

ISBN 7-5362-2939-9

I. 齐… II. 邢… III. 齐特曼—人物研究
IV. K837.74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93166号

*黑白图片均由艺术家本人提供(其中雕塑作品的摄影者是 BARBARA BRÄNDLI)。

*雕塑作品中的《陌生女子》、《加勒比海女子》、《月亮》、《月亮局部》、《假寐的女孩》、《大裸女》的彩图由邢啸声摄影。

今日世界艺术 —— 齐特曼

出版、总发行: 岭南美术出版社

(广州市水荫路11号9、10楼 邮编: 510075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5年1月第一版

200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16 印张: 6

ISBN 7-5362-2939-9

定价: 45.00元

封面 天使
石膏着色 2000 年
高 140 厘米

封底 月亮（侧面）
青铜 1992 年
高 115 厘米

今日
世界
艺术

齐特曼

邢啸声 编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目 录

齐特曼 / 3

从异国情调到理想 境界的齐特曼

啸 声



科内利斯·齐特曼 2003年 摄影: R.DONZELLI

在20世纪拉美艺坛，能够同祖尼加相提并论的雕刻家，我认为只有齐特曼，虽然他们的风格很不相同：祖尼加深刻博大，以气势取胜，而齐特曼则敏感细腻，以情趣为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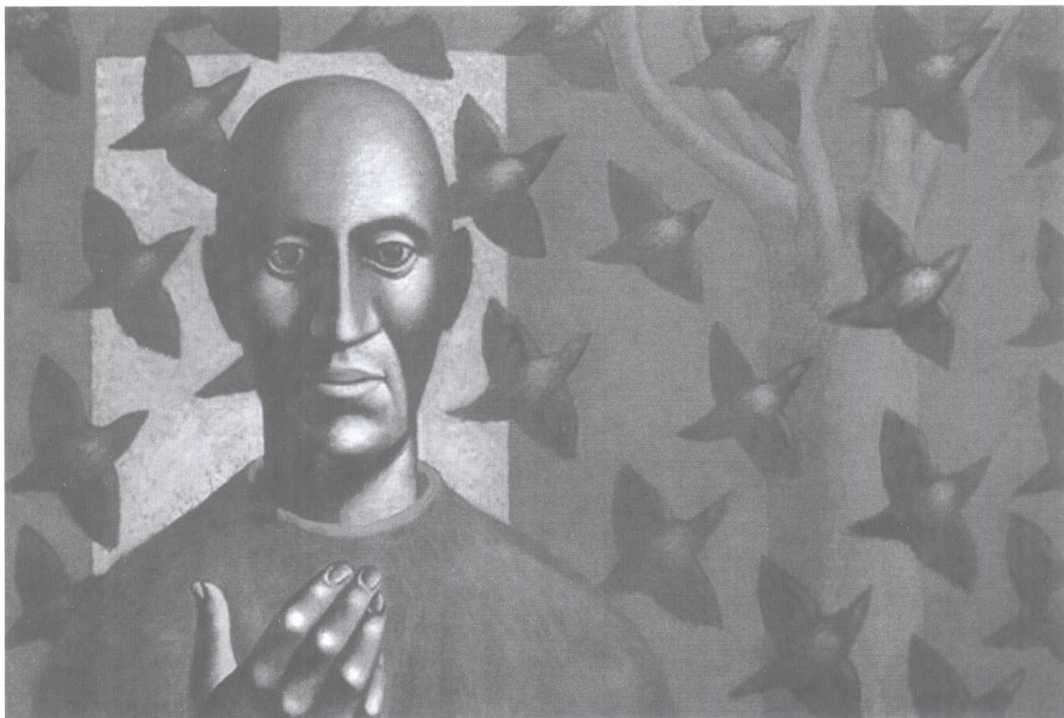
选择委内瑞拉的荷兰人

科内利斯·齐特曼（Cornelis Zitman，1926年生）是委内瑞拉当代著名雕刻家、素描家，

享誉世界艺坛。可是，他原本是出生在莱顿的荷兰人，在故乡生活了21年。为什么离开故乡而到委内瑞拉呢？他对我说：“纯属偶然。”他年轻时，正值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而荷兰一再派兵镇压。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心怀正义，坚决反对政府的暴行，便拒绝服兵役。于是，他不得不离开祖国。他到了一艘瑞典油轮上去当水手，而这条船的目的地恰好是委内瑞拉。这是1947年的事情。次年，他定居委内瑞拉西部的小城科罗，因为那里的风土人情令他陶醉。同年，又将自己的未婚妻韦拉·罗斯（Vera Roos）接去，成立了温馨的家庭。为了谋生，他从事了许多工作，如建筑制图员等。1950年，全家移居首都加拉加斯，以设计家具为生。他一直在业余时间从事绘画和雕塑创作。为在艺术上得到深造，他在1961年至1964年期间到荷兰访问名家，学习技艺。返回委内瑞拉后，在加拉加斯西南郊的小山里买下一座废弃的圣三一庄园榨糖厂，亲自设计，为自己建起理想的家园和工作室，并作为一位委内瑞拉艺术家，永远留在了委内瑞拉。

从绘画到雕塑

齐特曼自幼喜欢艺术，13岁就曾到莱顿美术学院办的夜校学画，15岁正式进入海牙王家美术学院的自由绘画系学习。他的绘画老师先后有：德拉耶（Drayer）、斯克罗费（Schrofer）、罗增达尔（Roozendaal）、范·达姆（Van Dan）和梅耶（Meyer）；雕塑老师是英盖霍尔斯（IngehoIs）和比斯（Bus）。出走他乡使他中断了学业，但是对绘画的热爱又使他在异国求生的艰辛之余重拿画笔，业余作画不辍。然而，他的兴趣却从两度的平面转向三度的空间，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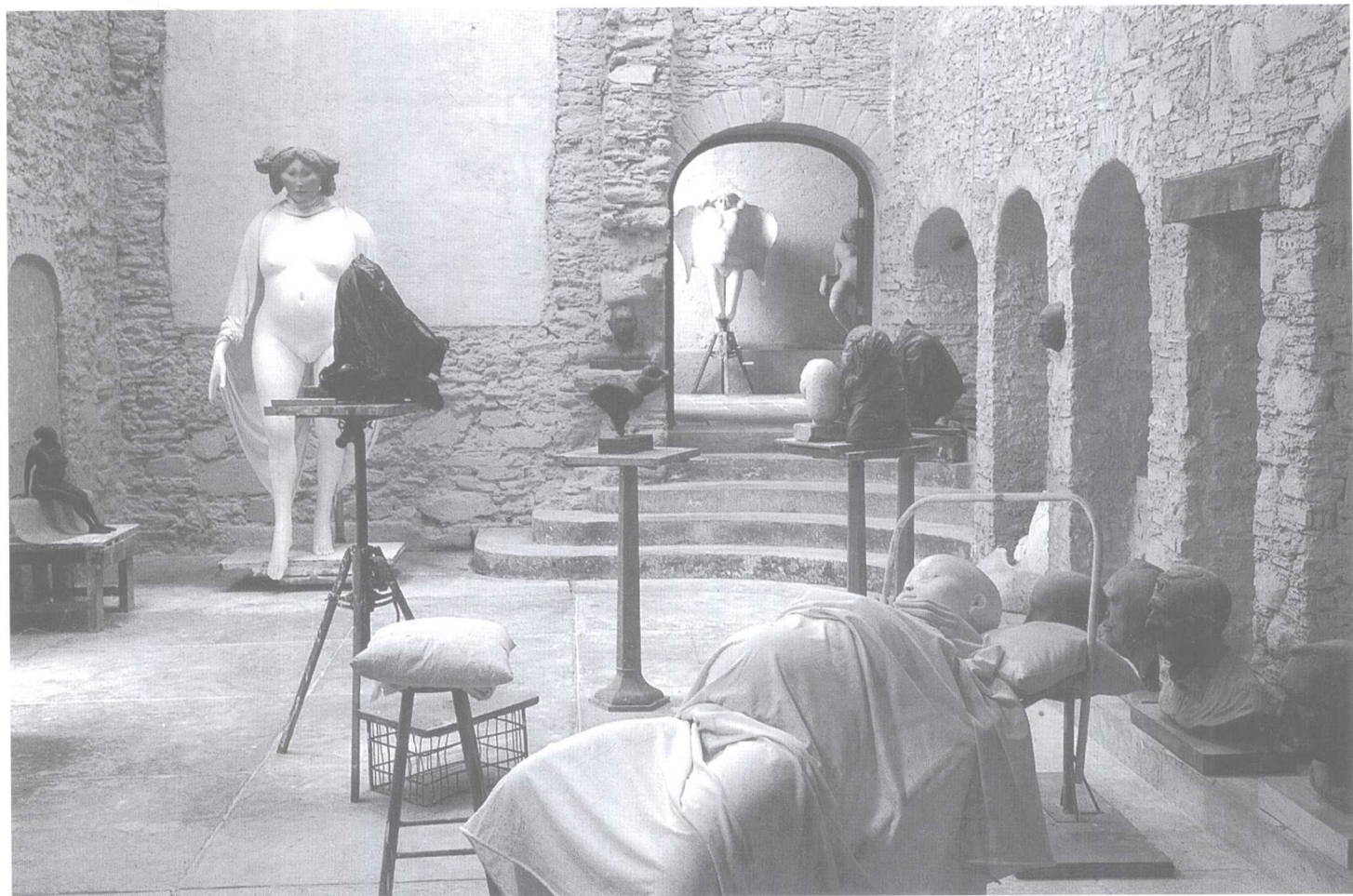


战后 布面油画 107 × 157 厘米 1946 年

1951年起弄起雕塑来,好在他在海牙的学院里曾经学过基本技术。以后,他的雕塑处女作《女子坐像》即在当年的委内瑞拉艺术沙龙获得国家颁发的雕刻奖。他虽然得到这样的奖励,但是一直到1958年,通过在加拉加斯的当代艺术画廊举办展览,才确定下自己的方向,即像马



齐特曼工作室 摄影: R.DONZELLI



齐府庭院一隅 摄影: R.DONZELLI

约尔一样义无反顾地从绘画转向雕塑，此生，他要当个雕刻家。于是，他回荷兰进修，向雕刻家彼得·斯塔雷韦尔特（Pieter Starrevelt）学习铸造技术。返委以后，直至今日，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门三度空间的艺术。

从异国情调到理想境界

齐特曼当年到委内瑞拉，是在美丽无比的马拉开波湖畔的马拉开波城登岸，并在那里逗留了一年；以后移居委内瑞拉湾海口的科罗，又生活了两年。一个崇尚秩序、做事勤谨、作风细致、酷爱整洁的荷兰青年，一旦离开了古老的欧洲文明，寄居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看到的都是有色人种(委内瑞拉人口中的六成是印欧混血人，白人不到三成，其余是黑人、印第安人和亚洲人)，便立刻被身边的一切迷住，其情形就如同高更到了塔希提岛。当地人的相貌，体形，说话的手势，走路的步态，晒太阳的慵懒，睡吊床的悠闲，美容店里黑脸上的白色面膜，长途车站椅子上的昏睡旅客，毫无疑问，还有数不清的贫困、艰辛、肮脏、羸弱……都深深地吸引着他，激起他强烈的创作欲望。他要从他们的平凡中捕捉种种情状和心态；他要通过有形的、物质的体块造型，去表现无形的、抽象的节奏韵律。因为，对他来说，那种陌生，那种新鲜，他都敏锐地感受到了。他果然出手不凡。想必是两种差异甚大的文化在他

的身上从彼此撞击到相互融合，形成其创作中的互补优势。他热情高涨地创作，不断获奖，展事越出国界，遍及欧美，乃至亚洲的日本。

齐特曼的雕塑语言，既有简约抽象的含蓄，又有变形夸张的表现。他正是在两方面的平衡中追求雕塑的意趣。他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，则是在他的思想升华之后。

渐渐地，他的想法在深化：他要表现更本质的东西，他要追求理想的境界。他眼里的有色女子，于是变成了一个洲、一个种族、一个文明的象征。她们或她，高颧骨，吊眼梢，厚嘴唇，尖下巴，成为雕刻家心目中理想女子的典型面孔，一张综合了一切有色女子特征的面孔。她们或她，四肢或许枯瘦，然而高乳丰臀，腰壮腹隆，是在宣告她们或她具备大地之母的所有品德。1972年，齐特曼创作出《陌生女子》（又称《吊床女子》），则是为世界雕塑长廊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形象，一个在西方艺坛见所未见的新典型。

从委内瑞拉走向世界

在齐特曼的艺术生涯中，出现过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。此人在20世纪世界艺术史上并非无名，但却不是艺术家，而是模特儿，是雕刻大师马约尔晚年的模特儿，并且最终一手建成马约尔博物馆的季娜·维埃尼（Dina Vierny）。季娜作为大师的义女和继承人，为建馆集资而成立基金会并开办画廊。正是这位有胆有识的女子，在1969年出访加拉加斯时发现齐特曼，并将他推到巴黎。西方世界乃至日本由是知道了这位风格独特的雕刻家。

有此机遇，齐特曼从相对闭塞的角落走上了世界舞台。这是两方面执着追求的相遇：一方追求理想，另一方寻访优秀。而这一幸会，也造就出雕刻家创作中以季娜为模特儿的系列。将齐特曼的“季娜系列”（如《季娜头像》、《拿吉他的季娜》、《垫上季娜》等）同马约尔的《季娜》、《盘辫的季娜》、《山》、《河》、《谐》等作品相比，便可有趣地看到不同时代地域的不同艺术家会对同一对象（诚然，季娜在岁月流逝中已有年龄和体貌变化）有如何不同的感受、认识及表现。

1998年，齐特曼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，季娜是帮了忙的。

与中国结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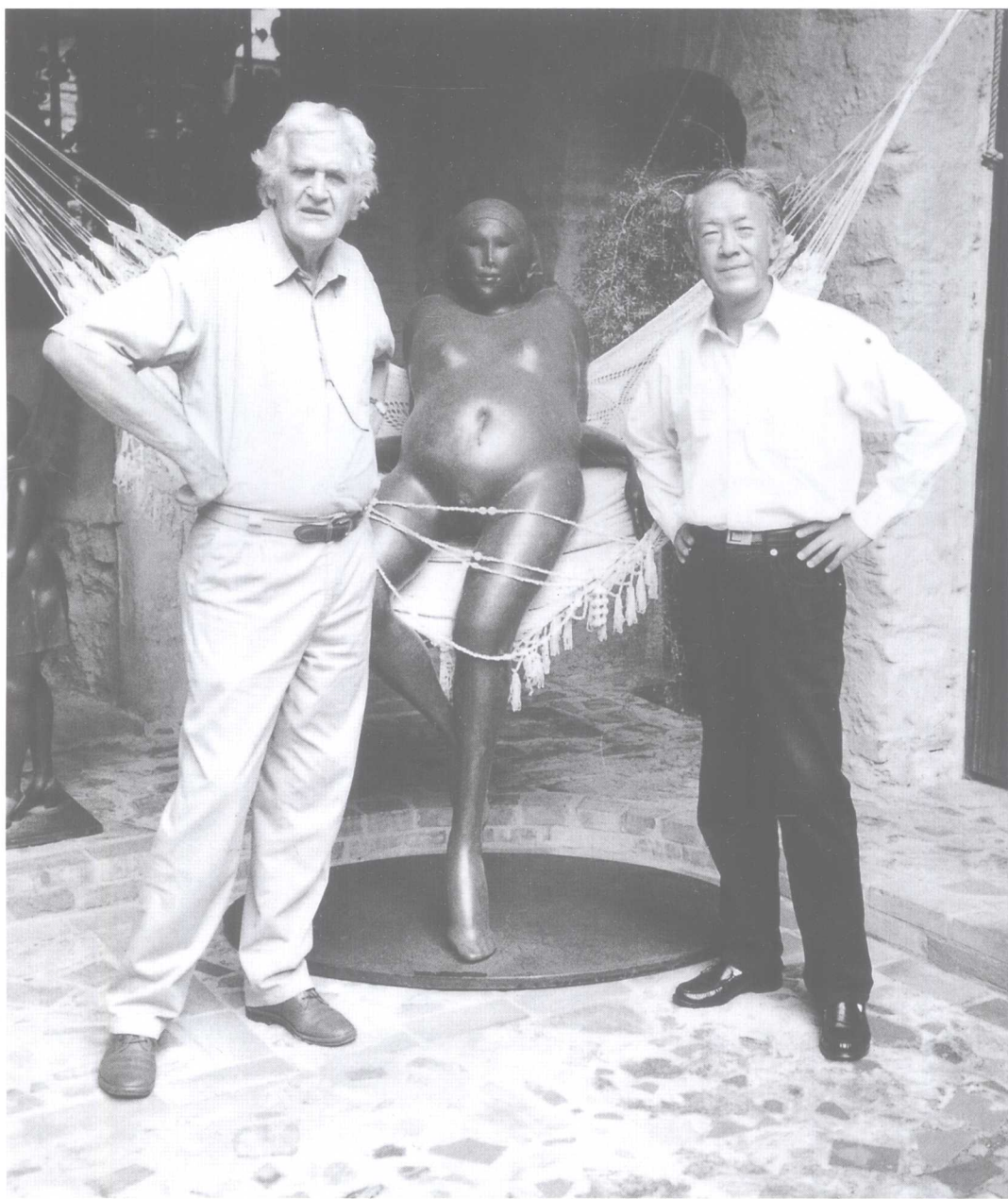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1982年，有友人从加拉加斯返京，给我带来几本委内瑞拉艺术图书。其中一件作品，即《陌生女子》，使我一见难忘，以后我关注起拉美现代艺术，便记住了雕刻家的名字：齐特曼。可是，世界偌大，人海茫茫，我始终找不到有关他的信息。直到1997年，我才意外地获悉季娜与他的关系，便在巴黎从季娜那里得到其住址，很快与他建立了通信联系。这样，这位委内瑞拉雕刻家总算出现在1998年底出版的拙著《现代拉丁美洲艺术》（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）之中，第一次与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。当然，仅以四五件作品来介绍一位重要的艺术家，显然是不够的。我还在等待机会，希望有一天能够“登堂入室”（登客堂，入工作室，直接同艺术家对话）地了解他。

2001年，我应邀访问墨西哥，借机去了委内瑞拉，为的是在加拉加斯拜访两位朋友，其

一便是齐特曼。有缘万里相会的喜悦，是不消说的。谈艺术，拍作品，吃茶点，换礼物……一种全无隔阂的亲密热情，着实感染了开车陪我去的中国使馆文化参赞贺踊。我想，这又是两方面执着追求的相遇，是缘分吧。

确实有缘。同年冬，我们重会于巴黎，在马约尔博物馆旁边的咖啡馆开怀畅谈。

如今，我想，我应该可以更好地将齐特曼介绍给我国的美术界了。我敢肯定，他必会在我们这里受到热情欢迎和高度评价。



啸声访齐特曼于其加拉加斯寓所 2001年8月14日 摄影：贺踊

